

“梅姨案”最后一个孩子被找到

# 仍无影踪的“梅姨”，是否真的存在

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有这样一条信息：“欧阳佳豪”，男，出生于2002年11月，失踪时间2005年5月26日，“脸蛋圆、皮肤白”。最近，这条信息已被标注为“已找到宝贝”。至此，“梅姨案”九名被拐卖儿童已全部找到。

将近20年的寻亲路，终于等到了柳暗花明的一天，欧阳佳豪的父亲欧阳国旗10月25日晚接受了采访。

据央广网微信号



当年寻人启事上的孩子们已被全部找回 受访者供图



2017年，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受访者供图

## “梅姨案”被拐儿童已全部找到

9月20日，欧阳国旗收到了关于儿子的消息。此后，DNA比对成功，欧阳国旗找了将近二十年的儿子欧阳佳豪，终于找到了。

欧阳国旗说：“那个时候心情肯定好了，很开心，终于找到了。肯定很激动，盼了这么久，一下子听到消息，我都说不出来那种心情。赶紧打电话给亲戚、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

在“宝贝回家”网站的登记信息里，有欧阳佳豪一张一岁多的照片，还有几个字“脸蛋圆、皮肤白”，这是欧阳国旗当年对儿子的全部描述。欧阳国旗说，他已经去深圳与儿子认亲。在认

亲现场，尽管欧阳佳豪已经长大，他和妻子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自己的孩子。

欧阳国旗说：“认出来了，好像我家的小孩，眼睛和嘴巴都很像，特别是嘴巴。”

2005年，欧阳国旗夫妻俩租住在广东广州增城区仙村镇的一个村庄。当年5月26日上午9时多，孩子突然杳无踪影。

欧阳国旗表示：“那个时候我不在家，出去做工去了，只有我的妻子在家。听我的妻子说，孩子在外面玩，她自己在家里做饭、洗衣服。张维平和我家小孩在外面一起玩，过了十多分钟，跑出来的时候，就不见了。”

事后，欧阳国旗了解到，儿子是被一名叫张维平的男子拐走的。据张维平供述，其拐卖的儿童都是通过一个被称为“梅姨”的女子转卖的。

另一名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表示，他确信“梅姨”真实存在，并且9名儿童都是通过她在广东河源市紫金县附近完成转卖的。

申军良说：“这起案件，我之前都是因为找申聪，一直追人贩子。到2017年，人贩子落网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就撬开了张维平的嘴。他说除了申聪，还拐了八个孩子，现在九个孩子全部找到了。”

## “梅姨”到底是谁？是否存在？

“梅姨案”九名被拐儿童被找到，但“梅姨”到底是谁？为何始终没有踪影？

本案的另一个关注焦点在于，张维平等人供述的犯罪嫌疑人“梅姨”到底是否存在？如今“梅姨”又在哪里？申军良介绍，人贩子张维平从被捕到后来的5次庭审中，都明确提到了“梅姨”，他拐卖的9名男童都是通过“梅姨”找到的买家。

申军良表示：“九个孩子全部找到，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但是还有‘梅姨’，我们不会放弃寻找‘梅姨’。每一年我都会去广东跟进，去找‘梅姨’的线索。上个月找到的钟彬是2004年12月31日被拐，申聪是2005年1月4日被拐。‘梅姨’在紫金县一带贩卖孩子的能力很强，4天就卖了两个孩子，当天就贩卖出去了。一定要把‘梅

姨’找到，要让她受到严惩。”

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也提到，在此前的庭审现场，张维平多次明确承认了“梅姨”的存在。

刘长律师介绍：“庭审上，我听到的是张维平在回答他的律师发问的时候，律师问到他，为什么你跟公安机关在陈述关于‘梅姨’相貌的时候，开始说的是不真实的，后面的说法又变成了真实。在回答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张维平的回答是说，前后讲的都是真实情况，只不过是第一次的画像可能画得不太准确。其他上诉人的律师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本案可能还有未到案的被告人或者同案人，‘梅姨’如果到案，也许会对他们的当事人的定罪量刑产生一些影响。”

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2023年4月27日，

罪犯张维平、周容平已被执行死刑。不过，“梅姨”的下落仍然是个谜。此前申军良父子团圆时，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否存在。“根据张维平的供述，警方核实了几乎所有的细节，对有可能符合条件的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暂住人口都进行了排查，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否存在。”

当年孩子被拐后，欧阳国旗回到了湖南老家，靠种田和打零工生活。如今找到了孩子，欧阳国旗说，未来如何选择，还要尊重孩子们的意愿。“我肯定是想让孩子们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但是还是要尊重小孩子的意愿，毕竟他已经成年了，有二十多岁了。”

申军良说，希望被拐儿童的家庭都能早日回归正轨，也希望“梅姨”能早日归案。

# 理发店“空气检测不达标”被罚1000元

## 店主说出“隐情”；街道办回应：商户可自行寻找检测机构

10月24日，河北沧州一网友称，街道办的执法人员因其理发店中的空气检测报告过期，要对其罚款。

10月25日上午，视频的发布者魏先生告诉记者，24日，街道办的执法人员到店里，要对其店内“空气检测报告”过期进行处罚，还要求其尽快办理。“罚1000元到10000元，那个报告之前我是办过，但那个公司倒闭了，我问了几个部门都不知道去哪里办。”魏先生表示，多名执法人员到店，已影响到了门店的正常经营。一名执法人员手持处罚决定书表示，不让该店营业是因为店主证件不全，同时称“政府不指定去哪里办，你可以自主选择”，这名工作人员并未当场告知店主应该去哪里办空气质量检测合格证。

在三名城管执法人员执

法的同时，店门外还站着两名民警。店主曾专门向民警说明自己不知道去哪里办该证件，但却要被罚1000元到10000元，两名民警没有搭话，但城管执法人员接话表示是处罚1000元。

视频发布者回复称，出点钱没关系，得知道去哪里做这个检测。并强调没有任何部门告诉他去哪里办，也没有任何部门来检测过，他们就堵着门不让客人进门，并且对客人说店里空气不达标。

**店主：**

2022年曾有人拉群做检测，交了钱未检测直接拿报告

魏先生讲述，他的理发店是开了20年的老店了。“之前也曾听说过有这样的要求，也掏钱办过一次。那还是2022

年，当时有人拉群收钱说办理这个检测合格证，每家交400元。当时拉群的人具体啥身份我也不知道，但钱不多，当时就交了钱，然后也没有人让我店里检测，但不久我就拿到了合格报告。”魏先生称，自己开店多年，有着合法的营业执照，一直合法经营。

“今年8月份，街办工作人员曾经来人说要办理这个合格证。想着费用也不高，我愿意交钱，但去找什么机构做这个检测我不知道。”魏先生说，此后工作人员还来过几次，有时身穿制服，有时是便装的陌生人，他每次都会问对方该去找谁，去哪里检测，但对方均未告知。

“我还因此到政府部门问过，没人告诉我哪里能检测。”魏先生说，他甚至还主动联系到2022年为其出具报告的检测机构，但对方表示他们设备

坏了做不了，而且现在政府要求严格了，400元的已经做不了，按照要求需要做全套，最低也得900元才能做。

魏先生证实，街道办工作人员是10月24日上午10点多到店里对其进行处罚的，“他们还带着两名民警，可能是害怕冲突。”

魏先生称，自己非常愿意配合，就算检测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既然有这样的硬性要求，起码要让经营者知道找谁检测，如何检测，“不然就成了一边硬性要求，做不到要罚款，一边却毫无头绪不知道该咋办，弄到最后还成了不配合执法。”

魏先生告诉记者，当日几名执法人员在他店内待了几个小时，直到下午3点左右才离开。在此期间前去店内的顾客都被执法人员以店内空气质量不合格为由撵走，造成

至少2000元损失，“最主要的是，他们这种做法严重影响我的声誉。”

魏先生承认，他对执法人员简单粗暴执法难以接受。最终也没有在处罚单上签字，执法人员随后离开了。

**街道办回应：**

商户可自行寻找检测机构

25日，当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回应记者称，根据要求，理发、美容等公共卫生场所都要有第三方出具的空气检测报告，执法部门并不会指定哪一家检测机构，商户可自行寻找。接线人员还称，对于该理发店，是以最低的罚款数额1000元来处罚，同时督促其及时办理相关报告。

据华商报